

相聲介紹

繼承相聲的鬭爭傳統

爲相聲改進小組成立一週年作

關於「相聲的來源和今後努力的方向」，羅常培先生曾在組刊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論述得非常詳盡。從那篇文章裏，我們可以看到，遠從一千多年前（唐朝咸通年間——公元八六〇到八七三年）就已產生了「相聲」這個形式。到了宋高宗的時候，這個形式就已經進步成諷刺批評統治階級的有力武器，羅先生曾舉了兩個顯明的例子，這裏不再多談。

現在肯定的說，相聲是富有鬭爭歷史的，不過那時還未產生科學的馬列主義，藝人不可能有像今天這樣的階級覺悟，以致未能掌握好這個武器，發揮它的最大作用；只能在當時偶爾說一些人民不敢說的話，冷不防給統治者一個當頭

棒；但是裏面屢難着極端巧妙的諷刺與滑稽，統治者聽了雖然不太舒服，結果也是無可奈何。

到後來相聲的形式形成了，以說、學、逗、唱為主，以獨立的姿態出現，它的對象，一開始就是廣大的勞動人民。那時的藝人，爲了適合低級趣味，又加大多數的文化程度低，只知道拿自己開玩笑，或挖苦「鄉下人」、「山東兒」、「老西兒」。變法兒把人家招樂了，把錢掙到腰裏，就算「得能之處」。甚至有些地方，像北京「天橋」、天津「三不管」，非說「葷」的不能引起觀眾的興趣，所以一般人就把相聲看成是下流的東西了！他們自己是不是知道下流呢？也知道。比如說：那時候在廟會上「撂地」，發現觀眾裏面有了「堂客」，他們馬上就過去很客氣的說：「您瞧別的去吧，我們這兒竟撒村。」

雖然如此，但是舊相聲裏仍然有許多段子是不應抹殺的。如「拴娃娃」的諷刺迷信，「無鬼論」的批評迷信，「大審案」的暴露司法黑暗，「戲迷知縣」的官場現形，「生意經」的揭穿社會黑幕，我們說它仍然是對人民有好處的。

自從北京相聲改進小組成立以後，相聲是有了不少的轉變，藝人經過學習，認清了自己的階級立場，明確了諷刺的對象，這一來好像「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朝着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展開了尖銳的鬭爭，一年來是收了不少的成績。尤其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新相聲「如此美國」引起了大家創作的高潮，可見相聲不但繼承了它的光榮傳統，而且進一步在實際鬭爭中貢獻了它的力量。今當相聲小組成立一週年，寫出了一點我的認識，正確與否，希望先進們批評指正。

席 香 遠

一九五一、一、一九。

相聲的來源

講到相聲的來源，那的確是很古很古了，要比戲劇發生得還要早。漢朝司馬遷所作的史記滑稽列傳中，已舉出了東方朔、淳于髡、優孟、優施、優旃等幾位幽默大家，他們都曾經用滑稽的語言，來諷刺時事，可說是參軍戲的祖宗。

由這一脈相傳，後來就演變爲「參軍戲」，唐代最盛行有所謂「弄參軍」的，就與相聲很相似。唐明皇時候的黃繡綽、張野狐、李仙鶴等都會「弄參軍」。「弄參軍」者，就是俳優用來嘲弄窘辱士大夫的，都是以諧謔爲主。唐朝段安節樂府雜錄裏俳優條曾說：

「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耽，耽有賊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卽令衣白袷衫，命俳優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祿。是以陸鴻漸

撰詞，言韶州參軍，蓋由此也。」

唐朝人「弄參軍」，也叫「弄陸參軍」，也就是指這個，大約由陸鴻漸撰詞誤會而來，其實應該稱爲「李參軍」。

所以「弄參軍」是開始在漢和帝時候，太平御覽中引趙書，也曾經載過此事：

「石勒參軍周延爲館陶令。斷官絹數萬匹。下獄。以八議宥之。後每大令。使俳優著介幘。黃絹單衣。優問汝何官在我輩中。曰。我本館陶令。斗數單衣。曰。正坐取是。入汝輩中。以爲笑。」

周延石耽同爲館陶令，似乎是一件事情兩種說法，而時代不同。近代人王國維說：「後漢之世，尙無參軍之官，趙書之說殆是。」假使以樂府雜錄中的「後爲參軍誤也」，這一句話來意味，就是說參軍之戲，雖然萌芽於漢朝，而參軍的名字，不是自從漢朝開始。石耽和周延的故事，也許相同，而各自爲戲，不可以以漢世沒有參軍，便斷定說無此戲，何況宋書百官志有參軍乃後漢官，孫堅嘗爲

車騎參軍之說。那末有人認為不妨說「弄參軍」，實在起源於漢朝，後趙因之，到唐朝才開始盛行，如果這樣說，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可。

參軍戲還不能說是完整的戲劇，只是後世戲劇的初型。發展完成為戲劇，參軍戲的固有的成分沒有滅沒，參軍和蒼鶻兩個角色變名而存在於戲劇中，參軍戲還另行單獨存在，及今仍然保留他遺跡的，那便是雜耍類的「相聲」，這個臆斷，自然不能保證絕對正確，由於它的形式和內容上看來，不無有百分之九十的相近似的地方。關於古代的參軍戲之法的各說，在這兒不一一舉出來，只舉明朝于慎行的穀城山房筆墨所說：

「優人為優，以一人幘頭衣綠，謂之參軍；以一人顰角敝衣如僮僕狀，謂之蒼鶻。參軍之法，至宋猶然，似院本戲文裝淨之狀，第不知其節奏耳。」

由這段可以知道兩個角色扮演，同時還說明了兩個角色的裝束。

「弄參軍」也不必定衍石就周延故事。凡是戲侮對方的，似乎都可以屬之。

王國維說：「凡一切設官，皆謂之參軍。」這話也可以通。劇說裏說：

「丹邱先生論曲云：『雜劇有正末、副末、狽、孤、靚、搗、猿、捷譏，引戲九色之名……，捷譏，古謂之滑稽，雜劇中取其便捷譏諷，故云。』」

依據上面胡應麟的說法，如果再配以院本五花之目，那末，丑即副淨，也就古之參軍，副末便是蒼鶻了。

起初是參軍戲中的參軍，繼變為院本的副淨，雜戲的便捷譏諷的捷譏，以後又變名為鈕元子或扭元子，後為像生、相聲便一直用到今天了。

趙璘的因話錄說：

「肅宗識於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袍秉簡為參軍者。天寶末。舊將阿恩布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優。因隸樂工。是以遂令為參軍之戲。」

看「隸樂工是以遂令為參軍之戲」這句話，好像唐朝盛行的「參軍」，已經列入了專門戲劇。而那時候「女優弄假戲。有綠袍秉簡為參軍者」，不僅男優假女，由來已經很久；而女優假男，也已有了。

以後，據唐范摅雲溪友議說參軍戲不止有說白，而且具有歌唱。該書說：

「元稹廉問浙東。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

說「歌聲徹雲」，是指參軍之戲，不僅一味以弄辱爲事，同時也有歌唱了。而且不僅宮中設宴時候演出，並且已經深入到民間。又說「及妻劉採春」，女假男裝，也不僅限於掖庭宮伎，就是在民間也是一樣。

唐代的滑稽戲與樂曲，雖然如此發達，但還不能脫離萌芽的時代。

滑稽戲始於開元，到晚唐的時候，已經極盛了。實際同歌舞戲比較起來，便有顯然的分別，大略如下：

滑稽戲——言語爲主，諷時事，隨意動作，隨時地扮演。

歌舞戲——歌舞爲主，演故事，應節舞蹈，永久扮演。

其中轉變的關係，在參軍戲上，這可以用王國維的話來證明，他說：

「此種滑稽戲。始於開元。盛於晚唐。以此與歌舞劇相比較。則一以歌舞爲主。一以言語爲主。一則演故事。一則諷時事。一爲應節之舞蹈。一爲隨意之動

作。一可永久演之。一則除一時一地外。不容施於他處。此其相異者也。而此二者之關紐。實在參軍一戲。」

這對於「滑稽戲」及「歌舞戲」的比較，分析最明白，而二者轉變的關紐，實係石勒的使俳優作參軍戲一事，因為參軍戲本來係演石耽或周延故事，完全用歌舞，到了唐代的中葉，歌舞退化，凡一切假官，都是參軍而注重腳色的緣故。

以意去猜度現在的相聲大約就是沿這種源流而來的。因為「參軍」有一正一副，而「相聲」也有一點一愚。

關於五代滑稽戲的遺留，另星散見於各筆記中，現在附舉四條在下面：

一、北夢瑣言：「劉仁恭之軍，為汴帥敗於內黃。爾後汴帥攻燕，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

二、錢易南部新書：「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僞號；一日大設，為伶官作戲辭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

三、鄭文寶江南餘載：「有個徐知訓在宣州作官，橫征暴斂，刮盡地皮，老百姓苦不可言。有一天進京見皇帝，皇帝叫他吃飯看戲。戲台上一個藝人，扮作穿綠衣的大花臉。傍邊一個人問他是什麼人。他回答說：『我是宣州的土地神，因為我們的官兒進京，連地皮都挖了來，所以我也跟着到了這裏。』」原文：「徐知訓在宣州，聚斂苛暴，百姓苦之。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問誰，對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入覲，和地皮掘來，故得至此。』」

四、江南餘載又一條：「張崇帥廬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覲，相謂曰：『渠伊必不來矣。』崇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又入覲，人不敢交語，唯道路相目，搖鬚爲慶而已。崇歸，又徵搖鬚錢。其在建康，伶人戲爲死而獲譴者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癩。』」

可見得五代時候的俳優，依然和唐代一樣，可以自由譴弄，諷刺當路。

一直到五代史和姚寬西溪叢語上，還有提到參軍戲的話。五代史吳世家裏

▲說：

「徐氏之專政也，揚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髻髻爲蒼鶻。」

姚寬引吳史也有：

「徐知訓威驕淫，調謔王，無敬長之心。嘗登樓狎戲，荷衣木簡，自稱參軍，令王髻髻鶉衣，爲蒼頭以從。」

至於唐代所自創的戲，爲樊噲排君難戲，在唐會要三十三卷上有這麼一段：「光化四年正月，宴於保寧殿，上製曲，名曰讚成功。時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反正，帝乃製曲以褒之。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焉。」

宋敏求長安志上也提到：

「昭宗宴李繼昭等將於保寧殿，親制讚成功曲以褒之，仍命伶官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之。」

排君難，又作樊噲排闥劇。陳瑒樂書上載：

「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刃劉季述，始作樊噲排闥劇。」

當時所謂滑稽戲往往是假設一個人或一件事，憑着他機辨冷雋的口才，以「諷諫」「譏刺」「嘲侮」「戲弄」等方法。這一類人，大都略有學識而又口齒捷給的。他的難處是在並沒有準詞，必須臨時觸機以「抓眼」，而且含有深刻的意義，這就是「諷諫」的遺留，除了戲劇價值以外，還有政治的意味。王國維所輯的優語錄，便專收這一種記錄。資治通鑑上說：

「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尙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罪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爲然。」

舊唐書文宗紀也說過：

「太和六年二月己丑寒食節，上宴羣臣於麟德殿；是日，什戲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師，安得侮黷？』亟命驅出。」

脚色經常只有二人，一個就是名叫參軍，另外一個稱爲蒼鶻。李商隱的驕兒

詩「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鶻」，也正和相聲相同。內容上說，以便捷譏諷取笑爲主一點，相聲絕對相同；古時候，說到內容一方面，參軍戲的對話法，也很像現在的相聲。看一看羅常培教授曾根據了高彥休唐闕史卷下記李可及一條改譯的一個例子：

「唐朝咸通年（公元八六〇到八七三）有一個著名的藝人叫李可及。有一天在皇帝面前表演，可及穿着寬袍大袖的老夫子衣服，綑着臉兒坐在台上，自稱是儒、釋、道三教的通人。給他捧眼的問他：『您既然博通三教，請問釋迦如來是什麼人？』可及說：『是個娘兒們。』捧眼的大吃一驚說：『爲什麼呢？』可及答道：『金剛經上說「敷座而坐」，如果不是娘兒們，爲什麼「夫」座然後「兒」坐？』（「敷」「夫」音近、「而」「兒」音近，古時婦人自稱作「兒家」，所以李可及利用他們作雙關語。）捧眼的又問：『太上老君是什麼人？』可及說：『也是個娘兒們。』聽衆越發的不懂了。可及解釋道：『道德經上說：「人之有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倘若不是娘兒們爲什麼怕有娠呢？』（這

是利用「身」「娠」同音的雙關語。）捧眼的又問：『孔聖人是什麼人？』可及說：『還是娘兒們。』捧眼的問：『你怎麼知道呢？』可及答道：『論語上說：「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倘若不是娘兒們爲什麼要待嫁呢？』（這是利用「賈」「嫁」同音的雙關語。）皇帝聽了這段笑話非常喜歡，當時賞了可及很多的東西，第二天並且封他作個環衛的員外。（原文：「咸通中，優人李可及者，滑稽諧謔，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匡正，然智巧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乃儒服歛巾，褒衣博帶，攝容以升講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是何也？』對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按敷座和夫坐同聲，且古時婦人自稱爲兒，兒而又同音的緣故）上爲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對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倘非婦人，何患乎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文宣王何人也？』對

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爲？』（按「賈」和「嫁」同聲）上意極歡寵錫甚厚。翌日，授環衛之員外職。」

這是完全說笑的，所謂「正話反說」者，就是這種弄參軍。

上面這一段記載，和現在的相聲幾乎可說沒有什麼不同。日本的「落語」（Lakugo）也等於我國的相聲，也許是同由中國傳去的參軍戲，始終單獨存在的遺跡吧！

至於「相聲」這個稱謂的產生時間，也相當古老，最初恐怕是「像生」兩個字，宋吳自牧的夢梁錄卷十九裏閒人條載：

「嘗有百業皆通者如紐元子學像生叫聲……。」

又在卷二十妓樂條載：

「今市街與院宅往往效京師叫聲，以市井諸色歌叫賣之聲，採合宮商成其調也。」

因此，可能「相聲」是由「像生」二字轉訛而來，在吳自牧之前的唐代或許已有此稱呼。同時，「像生」的名詞，也較「相聲」爲合宜，不僅可以仿效一切聲音，還可以擬態得活龍活現，也包括在內。如果只指效其聲，那應該稱爲「口技」，如清徐珂清稗類鈔所說：

「口技爲百戲之一種，或謂之曰『口戲』，能同時爲各種聲音或數人聲以及鳥獸呼喚，以說座客，俗謂之『隔壁戲』，又曰『肖聲』，曰『相聲』，曰『象聲』，曰『像聲』，蓋以八仙桌橫擺，圍以布幔，一人藏於中，惟有扇子一把，木板一塊，聞者初不料爲一人所作也。」

而且這種口技，來歷恐怕比像生爲久，遠溯到戰國時期的史記孟嘗君列傳：「……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座者，有能爲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

狗吠鷄鳴的口技，被孟嘗君利用來救急；到秦末時候，又被陳涉用來鼓動羣